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十六

洪範第六

周書

○先謙案今文尚書當為商書書疏云此篇箕子自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書序武王勝殷受立武庚

佯狂于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今文洪鴻同音通用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惟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今文與古文同惟一作維○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者漢書律厯志引洪範篇如此風俗通王霸篇同惟一作維

者匡謬正俗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為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為維

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顏師古及見石經捐本是今文作維十有三祀也宋世家述此篇皆作維蓋史公用歐陽本作維班氏用夏

侯本自作惟與古文同也惟十有三祀者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訪範在封

朝鮮之前周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大傳云武王

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
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云周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
二月朝至于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
罷兵而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
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
三年也皮云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
祀與大傳合其不合者宋世家以訪範在封朝鮮前大傳以爲封
朝鮮來朝乃陳洪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還書載洪範多古文說
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籙書法
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
位而典之周既克殷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歆說與書序相近書序不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
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
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
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
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年本不足據大傳史記言陳鴻
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
相合惟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殷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時史記
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
歆僞孔以駁伏生史公也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歆說同或如

江聲說已而箕子來歸與今文說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釋天
云商曰祀孫炎注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
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傳說文皆
引此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遷書在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尙書次
序或以此篇列微子前則以爲商書故稱祀也
王乃言曰嗚呼
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
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王乃言
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乎
惟作維一本乃作通嗚呼作烏啼○嗚呼作於乎惟作維者宋世
家作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王乃言曰爲武王曰
無箕子二字史公以意改消之隲定協和故訓字乃作通嗚呼作
烏啼者五行志作王通言曰烏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釋文陰默也馬云覆也隲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呂覽君
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注陰陽升陟
也言天覆生下民隲馬王者助天舉發駒璉碑云譚繼攷婿許麟
顯明之以仁義也段云陰陽升陟也是陰覆陟升也之誤隲陟借
字故注作陟釋詁隲陞也應劭五行志注陰覆也隲升也相助也
協和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
師古曰隲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江云仁義
爲民所居之常理卽所謂厥居所謂彝倫也言天陰覆下民而定
其居視其合於善惡以定之居仁由義所謂相厥居也先謙案殷
庚諸篇嗚呼又作於
戲三家今文本異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
之常道理次敘同何由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今文與古文同攸一作迺。○今文同者宋
世家作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彝常故訓字敘序字同攸一作迺者
五行志作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迺即說文直字志引書攸皆
作迺蓋夏侯本如此釋詁彝常也倫理也是彝倫為常理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是亂陳其五行。○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箕子
洪一作鴻。陟一作伊。汨一作古。文。陟一作古。文。也。今文乃一作迺
志作箕子通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乃作迺者五行
世家作箕子對曰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乃作迺者五行
言作對無我聞二字。史公消易之陟作伊。汨作日者石經殘碑作
口伊。鴻水日陳其五行。帝下。禹登府云陟伊一聲之轉故相假
借中庸一戎衣注衣為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溱洧箋
伊因也。日即汨之省。古文陟作聖者說文聖塞也从土西聲商書
日鯀聖。洪水段云聖古文聖蓋聖書如是小篆易聖為聖孔安國
所讀如是漢志應劭注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
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華。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嚴經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畀與教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洪作鴻者宋世家作帝乃震怒不從鴻
不作弗攸作迺。攸作攸。○洪作鴻者宋世家作帝乃震怒不從鴻
範九等常倫所教。畀從疇等彝常攸所故訓字集解引鄭云帝天
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
由敗也。孫云史公畀為從者。今文尚書字釋詁俾從也。俾畀聲相

近段云疇爲等者漢書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疇者等也與訓類
同說文等齊簡也乃作迺不作弗攸作迺者五行志作帝迺震怒
弗界洪範九疇彝倫道數顏注界與也疇類也卽九章也數作燁
者說文燁下云敗也从步畢聲商書曰彝倫攸燁段云作燁者蓋
壁中本皮云典引云彝倫
燁而舊章缺與說文合
舜之道○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今文與古文同乃一作迺○今文
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
興禹乃一作迺者五行志如此釋文殛本又作極段云作極是也
爾雅釋言魏志武帝紀注詩苑柳閱宮箋疏皆可證殛是極字之
假
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古文也今文洪作鴻乃作迺攸敘○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用故訓同前乃作迺攸敘者宋世家作天乃
作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此武王問雋書於箕子箕子對
禹得雋書之意也又於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凡此六十五
字皆雋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是也漢書敘
傳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攸敘李奇曰雋書卽洪範
九疇也案以洪範卽雋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尙書中候云堯率
羣臣東沈璧於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
成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卽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
焉論衡正說篇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
案洪範以治洪水釋文引馬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

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
魏志辛毗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
皆以洪範即雒書王鳴盛云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
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
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
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
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
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供範為出於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
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亡久矣
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初一日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生成圖為可
圖為洛書所未詳也初一日五行一曰五行今文與古文同○今
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傳如此藝文志同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謂
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五行氣之義也永樂大典鑒字部
引鄭云行者次二曰敬用五事曰敬用五事詩小旻鄭箋云欲王敬
順天行氣次二曰敬用五事曰敬用五事者詩小旻鄭箋云欲王敬
用三字敬一作羞○次二曰敬用五事者詩小旻鄭箋云欲王敬
用五事無次敬用者宋世家作二曰五事蓋一本無敬作羞者五
行志作次二曰羞用五事下文又經曰羞用五事顏注羞進也藝
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
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心思失而五行之序亂孔先
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心思失而五行之
道不立則咎微薦臻六極屢降江云羞當為苟說文苟下云自急
勅也五事乃切身之事人當自整敕者於苟義為允苟古文作着

與差相似學者蔽於罕見故誤着為差藝文志引作次三曰農用

八政一農厚也厚用五事以順五行則班氏已誤作差矣

如此釋文引馬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書疏引鄭云農讀

為醴孫云說文醴厚酒也廣雅釋詁醴厚也後漢馬援傳朱勃上

書曰明主醴於用賞約於用刑皆與鄭義同陳云漢官解詁云勉

用者宋世家作三曰八政蓋一本無先謙案據次四曰協用五紀

此知史公不以農為實字馬耕立古文說也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四曰協用五紀古文也今文

紀應劭曰叶無次協用三字○協作叶者五行志作次四曰叶用五

字而妄效之但當云叶此不知漢人作注言讀為讀曰者皆是易其

次協用者宋世家作四曰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

之道○次五曰建用皇極今文與古文同皇一作王一無次建用

三字○今文同者五行志作次五曰建用皇極石經殘碑作口口

曰建用皇極皮云案漢人引此經多作皇蔡邕為陳畱縣上孝子

狀云建用皇極膠東令王君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韓勅碑皇極

之日開母廟碑皇極正而降休鄭注大傳云王極或皆為皇極是

大傳別本有作皇極者蓋皇王聲近義皆訓大故今文家或作皇

或作王或訓君或訓大五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

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

則不能立萬事此用大傳作皇之本訓皇爲君者也孔光傳光對
曰書曰建用皇極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谷永傳曰食地震對
曰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
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後漢周舉傳策問曰思
協大中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協大中於皇極
宋均注考靈耀云皇大極中也與漢志應注同此皆訓皇爲大者
也皇王雖可通用而義則從五行志訓君蓋皇之不極王之不極
必訓爲君而後可通若訓大之不行則不詞矣皇一作王者鴻範
五行傳云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
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
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厤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
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
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
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皮云鄭解王極之義甚精則大
傳本當爲王極漢志續志皆作皇劉昭注尚書大傳是也鄭大傳
敘云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則作王極者當是歐陽本班蔡
皆習夏侯尚書故漢書與石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
陽尚書亦作皇極字其作皇乃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
皆當作王極字其作皇乃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
故參差不一也無次建用者宋
世家作五曰皇極蓋一本無
次六曰又用三德
艾者五行志作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注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

三德也石經殘碑作次六曰艾用三德下屬次七曰明用稽疑明

無次又用者宋世家作六曰三德蓋一本無次次七曰明用稽疑明

卜筮考疑之事○次七曰明用稽疑今文與古文同一無次明用

三字○今文同者五行志如此說苑反質篇凡古之卜日者將以

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洪範稽疑是今文作稽王應麟引漢人異

字作叶段云說文叶下云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徐錯繫

傳云尚書明用叶疑今文借稽字所引正陸氏云依傍字部改變

經文之本也徐鉉本因妄增書云叶疑四字若古文四聲韻謂古

尚書作乚則益蕪矣無次明用者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宋世家作七日稽疑蓋一本無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

同一無次念用三字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古文也今文嚮

作饗威作畏偽傳本馬說○今文同者五行志作次八曰念用庶

徵無次念用者宋世家作八曰庶徵蓋一本無禮器疏引鄭云庶

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嚮作饗威作畏者五行志作次

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注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

懼人用六極宋世家作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集解引馬云言

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顏注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

用五福畏用六極顏注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

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永用今文作饗狂○謹謹

禍禮則史漢當本作饗字應注亦當是饗樂皆淺人妄改之漢

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出永引與漢書不同

又淺人據今本尚書妄改之明證也段云經典向背字止作鄉絕

少作衡者衡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之俗字其字本作鄉也宣帝紀上帝嘉衡讀曰饗魏大饗記殘碑文王大衡之以衡代饗凡鄉聲之字古皆相借然則古文尙書本作鄉或讀去聲或讀上聲義略相近古威畏同音通用畏之曰畏可畏亦曰畏本篇畏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高明鄭讀爲威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文也今文五行上無一字○五行上無一字者宋世家如此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亦無二三至八九等字五行志引無一字下文引見漢書者亦無二三等字漢紀孝惠帝紀亦無一字是今文無此數目等字也古文則有之釋文正義不言馬鄭本異於孔本不得以此爲僞孔所增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火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吹也案陰陽謂天地易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月令疏引鄭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故其文如此若四時之次則

春德在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五音之次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與此次不同故鄭明之劉云左傳疏洪範以生數爲次六府以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

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五行篇漢紀引如此漢書李尋傳亦引水曰潤下五行志引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曰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

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祀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神助此聖人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

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

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又傳曰棄法律逐功臣般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

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野孔子曰浸潤之譖庸受之

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師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通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譏夫昌邪

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傳者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

者歐陽夏侯三家說也白虎通云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廣雅釋詁潤溼也說文炎火光上也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木曰曲直金曰從革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

五行志白虎通漢紀引如此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
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
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獸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
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勤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
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
作爲奸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財
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又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竟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
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
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曰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
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
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白虎通云木
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案曲直者木可揉曲
亦可從繩正直從革者言金可從順又可變革史記集解引馬云
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說文金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亦土爰稼
以從革爲從人而更但曲直有二義則從與革亦當分訓土爰稼
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土爰稼穡今文與古文同
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爰作曰者宋世家引如此論衡驗符篇引
同蓋歐陽本異五行志引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宗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勝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遇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白虎通云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又云五行所以潤下作鹹所生者二陽二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潤下作鹹所生者五行篇引如此石經殘碑作潤下作鹹白虎通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何萬物鹹與炎上作苦焦氣之味。炎上所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

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引如此石經殘碑作炎上作苦白虎通云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曲直作酸木實之性。曲直作酸今文與古文同。今殘碑作曲直作酸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引如此石經萬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從革作辛氣之味。從革作辛今文與古文同。今虎通引如此白虎通云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傷成物金所以然傷之也猶五味稼穡作甘稼穡作甘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得辛乃委然也稼穡作甘稼穡作甘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引如此白虎通云土味所二五事一曰貌以甘何中央者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

五行志說苑修文篇論衡言毒篇引並作五事一曰貌說苑又云

親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二曰言

○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論衡言毒篇訂鬼篇引今文與古文同

云諺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

故云燦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訂鬼篇云鴻範五行二曰火五

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謨以五

事之次即五行之次皮云古尚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言

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充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專主妖言言之

五行傳亦云言之不從時有詩三曰視觀正○三曰視今文與古

妖充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四曰聽今文與古文同○五曰思

五行志四曰聽察是非○四曰聽今文與古文同○五曰思

○五曰思古文也今文作五曰思心○今文作五曰思心者說見

下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肝金也脾土也腎

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脾土也許與古尚

書同鄭駁之而說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為心火

藏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似以今文博士

說為正五行大義引孝經援神契云肝仁故曰視肺義故鼻候心

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此以肝為木肺為金心為火

腎為水脾為土也白虎通情性篇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

也肝木之精也目為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為之候心火之精也耳

為之候腎水之精也雙竅為之候脾土之精也口為之候皆同歐

陽今文之說皮云據此以五行配五事惟目視耳聽口言塙而可

指若親與思無以塙指之考鴻範五行傳則伏生之說異於此五

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以五事配五行與古尚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舒賈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志五行鄭注大傳皆同伏義楊雄玄數云三八爲木事貌用恭摯肅徵旱類爲在四九爲金事言用從摯父微雨類爲僭二七爲火事視用明摯哲徵熱類爲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摯謀徵寒類爲急五五爲土事思用睿摯聖徵風類爲牟五五爲土事貌也火禮容後人改之也漢書天文志云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律麻志云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宮爲土爲信爲思心漢紀云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云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皆與鴻範五行傳合則伏說與古尚書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書疏引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江云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貌曰恭貌曰敬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人相見之次也貌曰恭貌曰敬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言曰從是則可從○言曰從今文與古者宋世家五行志引如此言曰從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引如此集解引馬云發言當使可從孫云此自人從言之五行志云言之不從從順也左文十四年傳宣子曰其詞順自我言言之視曰明必清審○視曰明今文與古文同○聽曰聰必微諱○

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思曰睿。必通於微。○思曰睿。古文也。今宋世家五行志引如此。思曰睿。文作思。心曰容。書疏引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與僞傳解同。此又僞傳出書之一證也。○思曰睿者。釋文引馬云。睿通也。書疏及詩既風疏引鄭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我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睿通於政事。今文作思。心曰容者。五行志引經曰。思。領。心曰容。容。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容。又引傳曰。思。心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訓容。明是容字。知志引傳作容。誤。則知引經作思。曰容。亦誤。應劭注。容。通也。古文作睿。應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容。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容。誤。則知宋世家作思。曰睿。亦誤。史公於洪範雖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鴻範五行傳云。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容。當為睿。睿通也。聖者。包親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於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亦皆為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為當作睿。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睿。不睿。通則地動。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改為睿。則鄭注豈可通乎。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云。思。心不容。是謂不聖。續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漢紀云。土為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戰國策高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策。肅五行五事篇五曰。思。思。

曰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大道容眾大德容下
容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矜說苑君道篇大道容眾大德容下
容與恭從聰為韻鄭以為字譌破容為審未必鄭是而伏非也說
文思容也亦用伏羲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論語君子尊賢而容眾老子云容乃公公
乃王王乃天乃道道乃久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審
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先謙案皮引外鴻範五行傳云樂思
心於有尤大傳注凡觀言視聽思心幹規林疏執能一事失則逆
人之心又曰稽與思心之咎同耳又曰六事觀言視聽思心王極
也漢書藝文志觀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漢紀孝昭帝紀
云思心審亂之應並引見段氏撰異說文容在谷部深通川也審
在叔部通也小篆作叔古文叔恭作肅肅心敬也恭作肅肅今文與古文
作審是容與審截然兩字恭作肅肅心敬也恭作肅肅今文與古文
志引如此志引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
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鳴時則有下體生於
上之病時則有青從作父可以治從作父今文同者宋世家作從作治父
皆青祥維金沱水從作父可以治從作父今文同者宋世家作從作治父
治故訓字集解引馬云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父一作艾者五行
志作從作艾古父艾通用志引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
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白書白祥維木沱金明作哲
則有犬厥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書白祥維木沱金明作哲
照了○明作哲今文與古文同哲一作慈○今文同者宋世家引
作明作智哲智故訓字哲一作慈者五行志引作明作慈段云坊

本哲皆作哲願氏炎武九經誤字正之書疏引定本作哲則讀爲
哲案說文哲下云昭晰明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折聲哲下云知也
折聲哲下云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折聲哲下云知也
五行傳作哲漢志因之作哲訓智此段哲爲哲也鄭云君視明則
臣照哲照哲二字與說文昭哲同結訓與易之明辨哲也同解
非漢書爲哲也心部哲敬也此許君元書口部哲或从心此必淺人
據漢書入讀古書當識其正爲志引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是謂
不惑厥咎舒厥罰恆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
則有羊旼時則有目病時聽作謀所謀必成當○聽作謀今文與
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聽作謀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
行志引如此集解引馬云上聰則下進其謀志引五行傳云聽之
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
孽時則有豕旼時則有耳病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睿作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睿作聖聖古文也今文作睿作聖○
容作聖者說見上五行志作睿作聖宋世家作睿作聖皆後人妄
改志引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睿作聖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恆風
厥極凶短折時則有黃眚黃祥維金木水火沴土書疏及詩小旻疏
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維金木水火沴土書疏及詩小旻疏
引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親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
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春秋繁露五
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
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
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
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矣容作

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設施事各得其宜也據
董子說此經古義兼上下言之或謂肅艾悲謀聖專屬君身言之
或謂恭從明聰容屬君肅艾悲謀聖屬臣說殊泥王引之云恭與
肅從與父明與哲審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義不
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
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
或為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聰之不聰是
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
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為敏正與經旨相合
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矣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
政一曰食古文也今文無三字無三字者宋世家作八政一曰
食漢書食貨志藝文志論衡議日篇同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傳
日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二曰貨寶用物二曰貨今文與古文同
之本也故八政先食二曰貨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漢書食
貨志論衡議日篇同志云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三
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
曰祀敬鬼神以成教三曰祀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
公羊定八年傳解詁云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四曰司空今
祀者無已長久之詞四曰司空文與古文同僞傳本馬說○今
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五曰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
司空掌管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
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漢書藝文志儒業者六曰司寇主
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盜使無縱。六曰司寇。今文與古文同。今七曰賓。禮賓客無不
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主誅寇害。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八曰師。
今文與古文同。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八曰師。
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主誅寇害。八曰師。
如此。漢書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
範。入政。八曰師。書疏引鄭云。其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
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
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
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
旅之官。若司馬也。江云。食者民之天。故為嚴先。貨所以通有無。利
民用。故貨次之。食貨既足。民生阜矣。聖主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祀又次之。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
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空在司徒之後。德
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之以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出六
師以征之。故又次以師。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四五紀一
是其職。先後之宜也。四曰歲。所以紀四時。四五紀一
。無四字者。宋世家作五紀。一曰歲。白虎通四時篇所以名為二
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週天。萬物畢成。故曰一歲也。
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二曰月。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
曰。如此。書疏云。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是也。
三曰日。紀一日。三曰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
朝晝昏夜。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
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孫云。大傳云。夏以十二月為正。色尚黑。以

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然則三代分日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爲朔然則三代分日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二辰以紀日非古義也**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云星五星也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云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親威儀舉動仁虧親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更重又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變色災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災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女主爲山崩爲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爲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據此鄭云五星用今文說馬云二十八宿古文說也辰當爲曆謂十二曆說文日月合宿爲曆漢書律曆志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周書周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厯舍十有二辰終而復始左昭七年傳**五曰厯數**厯數節氣之度以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也**五曰厯數**厯數敬授民時○**五曰厯數**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孫云厯數者厯如五帝紀厯日月而迎送之釋詁厯相也相象字同數如算經

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漢書律厯志通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
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臣瓚注
離厯也日月之所厯也志又云方士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闕
運算轉厯則知厯象日月爲天部占驗之法數爲算法也
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古文也今文無五字皇一作王○無

五字者宋世家如此漢書谷永傳永引經對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亦無五字皇一作王者大傳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咎厥罰

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華時則有馬阪時則有
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同惟王作

皇督作眊爲異又釋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
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以爲教用布與

眾民使慕之○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今文與古文同敷一作
傳僞傳本馬說○今文同者蔡邕答詔問災異引經作敷一作傳

者宋世家作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夏侯陽兩本異也厥其
故訓字集解引馬云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廣雅釋言傳

敷也說文**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
剪布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

之善言從化○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古文也今文惟作
維○惟作維者宋世家作維時其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惟維今

古文之異厥其故訓字汝今古文皆作女今本衛包改之集解引
馬云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女取中正以歸心也鄭云又賜

女以守中之道詩傳云于**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
取也詩崧高箋保守也

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為天下皆大

與古文同

無一作母惟作維○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凡厥庶民

無有淫

無有字作無最有人無有下○段云本篇無偏無黨字作母此兩

者宋世家

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惟維今

古文之異

江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為朋黨凡厥庶民

者臣無有

比周為德者維君為中道以示之則故也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

有守汝則念之念錄敘之○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

則念之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凡

其眾民

有謀有為有其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猷謀釋詁

文有謀

有為是有所取有守則不為不義是有所舍也○劉云念即

念用庶

微之念鄭訓微為念則傳訓法也言庶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

人之法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

試之

法受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今古文並當作不離今

文一作

不麗協作叶○今文作不離者宋世家作不協于極不離

于咎

皇則受之古文作不離者段云離衛包改羅釋文羅馬力馳

反又來

多反此羅字開寶間依衛改古離訓分亦訓合詩鴉則離

之月離

于畢雉離于羅禮記宿離不貸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漢

書王褒

傳離此患也楊惲傳遺離變故尹宙碑遺離寢疾皆是易

曰離麗

也此古訓也後人不知此義於離之訓陷者別造一罹字

遂用以

改經如詩之逢此百離詩釋文羅本又作離為定板書之

不離于咎。皆是造此字者。其在支脂不別之後乎。漢建甯四年。劉
脩碑已云。少罹艱苦。則其時古音已茫昧矣。離字古音在歌部。轉
音在支部。聖人以麗訓離。麗在支部。支歌為最近。而罹从岡。惟聲
惟在脂部。則與歌聲相遠。陸云。馬力馳反。此明馬釋為分離。謂不
合於極。不離於咎也。力馳反在支部。又來多反在歌部。不違古音。
自偽孔云。雖不合於中。而不離於咎。始訓為不陷於惡。而衛包因
改為罹字。亦如讀詩者。改百離為百罹也。作離字。則統不免於咎。
不陷於咎。兩解作罹字。則偏矣。不離作不麗。協作叶者。王應麟困
學紀聞引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今本大傳佚此。文叶
古文。協離者。麗也。故大傳作麗。劉云。其未合於中行。而亦未麗於
咎。復者。汝以寬。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
大之法。容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
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而安而色曰。子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康安攸所故訓。字江云。言汝其安和。汝之顏色
以宣示人。曰。我所好者。德使明知上之所好。而從之。庶能叶於極
也。夫然後汝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
則子以爵祿。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古文也。今文惟作維。惟作維者。宋世家作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是人斯日勉於德。而協於皇建之大中矣。
無虐瑩獨而畏高明。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瑩獨而畏高明。
古文也。今文作母侮。母侮。寡寡。一作矜。一作無侮。寡寡。古文無一作
亡。偽傳次句本馬說。○母侮。寡寡。宋世家作母侮。寡寡。而畏高

明集解引馬云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列女傳楚野婢女篇引周書與宋世家同驪一作矜者困學紀聞引大傳供範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矜驪古通一作無侮驪寡者後漢肅宗紀詔賜高年驪寡孤獨帛一匹引經如此並三家文異古文無一作亡者釋文無虐馬本作亡侮畏鄭音威劉云詩不侮驪寡不畏強禦馬說為長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古文也今文邦作國蓋一作脩○邦作

國者宋世家作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許冲進說文

上書引同石經殘碑作明人之人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段云循蓋

夫論思賢篇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段云循蓋

脩之誤脩又羞聲之誤也古書脩循互譌者甚多皮云段以循為

脩是也以脩為羞誤則非李尤靈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凡

正作脩蓋三家異文有作脩者王符依用之今作循傳寫誤耳

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

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孫云正人謂在位之正長富謂重其祿義

善也江云公羊桓三年傳既者何盡也禮檀弓鄭注方猶常也釋

言穀祿也太宰鄭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經言汝弗

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汝家則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汝弗能

世家作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言汝不能使有好於

汝家是人斯有辜惡之人矣詩鹿鳴箋好猶善也劉云于其無好
箕子自稱我稱武王女以賓師之道自處示罔爲臣也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
文無作母無德字者宋世家作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咎古文無德字者集解引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案鄭以于其無好女爲句段
云定本僞傳無德字正義本有疏云無好對有奸有奸謂有善也
而唐石經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以治民○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依之非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義以治民○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今古文陂並作頗義一作誼今文無一作母○今文陂作頗無一
作母者宋世家作母偏母頗遵王之義潛夫論釋難篇無偏無頗
親疏同也義一作誼者呂覽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
高注誼法也臣諤正俗六引書同古文陂作頗義一作誼者案唐
書經籍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
偏無陂段云元宗不知義誼古音本魚何切而改普多切之頗爲
彼義切之陂以韻宜寄切之義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
同因而擅改元宗詔見於佩觿冊府元龜文苑英華並作遵王之
誼唐時尚書義多作誼釋文呂刑文侯之命僞太甲可證宜誼古
音同魚何切與頗元無不叶也封演聞見記云初太宗以經籍多
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既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
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爲定義或

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於收獎即放過天寶初詔改尚書古
文悉爲今文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
本送尚書省並國子司業共相驗考張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
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又頒字樣於天下俾爲永制由
是省司停納習本太宗詔師古刊定頒之天下者即正義所謂定
本也定本未必盡善故或各守習本試舉人納之省司於此見唐
時善本尚多至天寶十年後詔儒官校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定經本至於停納習本而善本俱廢矣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有
無一作母有一作或古文好一作或古文好一作或古文好
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引馬云云好私好也
一作或者呂覽貴公篇洪範曰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
王之路高注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齊公平於曲惠也作惡擅作
威也案或有古字通江云曲惠若齊陳氏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是
也古文好一作政者說文政下云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
作政段云壁書如是荀子修身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無
篇天論篇引書並與古文同無一作母一作不偶傳蕩蕩訓開闢非○今
蕩蕩今文與古文同無一作母一作不偶傳蕩蕩訓開闢非○今
文同者漢書王莽傳引如此左襄三年傳呂覽貴公篇同無作母
者宋世家漢書車千秋傳作母偏母黨王道蕩蕩石經殘碑作口
口口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漢書東方朔傳說苑至公篇無黨無偏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漢書東方朔傳說苑至公篇無黨無偏
引同史記集解引鄭云黨朋黨呂覽高注蕩蕩平易也無黨無偏

言辯治。○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文與古文同。無一作母。一作不平。一作便。○今文同者。以上文例之。今

云此以王極之敷言庶民極之敷言對文視僞傳爲長洪範五行

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王鉤君出政之號也今文皇
極字本皆作王訓君訓君之辭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
不得云王之不極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
心之不容句法一例也馬本此處蓋亦作皇而訓為王者下訓作
順者上訓教訓也故如字下訓順也故易為順馬注正如是皮云
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史記作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
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
字三家異文或作皇其義皆當訓君史公於上文彝倫字皆以故
訓改彝為常此直作夷疑今文尚書本作夷字劉凡厥庶民極之
云王極之敷言即上文無偏以下四十八字是也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古文也今文敷作
傳訓作順王鳴盛云馬訓極為盡極是偽傳以為中心非也先謙
案史記集解引王肅云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與
偽傳合此又偽傳出書之一證也○敷作傳訓作順者宋世家作
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引馬云亦盡
極敷陳其言於上也孫云周禮詢萬民詩詢芻蕘周語邵公曰庶
人傳語故古者庶民得近天子也劉云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為教
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日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
家白虎通爵篇如此漢書刑法志引無以字省文石經殘碑作上

爲天下王大傳云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養之也
故書曰作民父母以六三德一曰正直一曰正人曲直○六三德
爲天下王此之謂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一曰正人曲直○六三德
六字王鳴盛云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注正直爲正
正己之心正直爲正但言正人之曲爲孔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
賈且遺正直爲正但言正人之曲爲孔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
碑作三德一曰正直宋世家同集解引鄭云中平之人孫云中平
者謂不剛不柔二曰剛克○剛能立事○二曰剛克今文與古文同
中正和平之人二曰剛克○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
克勝也石經殘三曰柔克○柔能治三者皆德○三曰柔克今文
碑作二下剛三曰柔克○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
解引鄭云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詩
羔裘疏引鄭云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疏又申
之云然則正直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是也孫云
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是也孫云
此言人有三德當自治其性也漢書匡衡傳治性之道必審己之
所餘而彊其所不足又云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道應此三德謂
天地人之道論語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剛克天道柔克
地道皋陶謨疏云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是也
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平康正直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
世家如此孫云經申言三德之性行正直者平康是得其中正不
須克彊弗友剛克克古文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彊弗友剛
制也

屈不友剛克孫云廣雅釋詁友親也言變友柔克以變和也世和順

其性彊毅不可親剛克之人有是性變友柔克者孫云釋詁變和也

言柔克之人有此性二者君德之偏故下言自克之道書疏引鄭

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

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

其有中和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孫云鄭以下文有

惟辟作福作威之言故為此說王鳴盛云鄭云然者天子無職用

人其職天子之德才質不齊約有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變

作內者宋世家為內友柔克段云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故假借

作沈潛剛克也今文潛作漸○沈潛剛克者集解引馬云沈陰也

潛伏也陰伏之謀謂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

誅案此謂有賊亂陰謀當以剛克不可優柔不決也潛作漸者宋
世家作沈漸剛克左文五年傳齊威引商書同漢書谷永傳承說
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沈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後漢趙壹傳
壹疾邪賦云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此皆以剛克為自治德性孫云
齊威說陽處父曰以剛商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
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周人引書卽言
治性不高明柔克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高明
言治人高明柔克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高明
柔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高明
君子亦以德懷也案亦者亦上變友柔克也皮云漢書敘傳孝元

翼高明柔克班氏以柔克爲言君德後漢梁統傳統上疏曰文帝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後漢紀引興疏曰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以柔克屬君德克爲自克之義與班氏合慎令劉君碑於惟君德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亦以柔克爲德性皆今文義五行志艾用三德應劭注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則三德自當屬君德言馬鄭以此專屬人臣又探下文作福作惟辟作威之意以沈潛爲賊臣高明爲君子古文異說殊乖經旨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後福○惟作維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公羊成元年傳疏引鄭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一本先威後福者後漢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蔡邕傳答認問災異八事云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並先威後福孫云玉食猶好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爲從玉音畜牧之畜案玉讀爲畜畜好聲之緩急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凡經言玉女玉色義皆爲好後人忽之並刪說文讀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古文也今
文臣下無之字僻作辟一先威後福一王食上多亡有二字忒作
應一凶上多而字○臣下無之字僻作辟者宋世家如此漢書武
五子傳廣陵王策引書云臣不作福臣不作威此彙枯之詞先福
後威與史記同一先威後福者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書云臣
之有作威後漢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
威作福後漢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
固傳馬融譏奏固曰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襄楷傳楷疏曰而臣作
威作福張衡傳衡疏曰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書之所謂戰國策高誘注引書
于而國魏志蔣濟傳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談戰國策高誘注引書
曰無有作威作福並先威後福隋書楊素封事曰臣聞臣無
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隋人所據之本
猶有先威後福者一王食上多亡有二字忒作應者漢書王嘉傳
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
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應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
傾仄不正民用僭差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顏注
應惡也段云嘉言僭差不壹正訓忒字此假應為忒顏注非也但
顏注自本馬融釋文引馬云忒惡也又假忒為應一凶上多而字
者石經殘碑作家而凶于而國人用口頗辟下關凶上多而字以
上引無其字者蓋亦今文異本公羊成元年疏引鄭云害于女家
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江云辟衰僭差忒疑也權歸于臣則下
僚詔附用是傾側不正民將生心用是僭忒疑貳矣漢書序傳侯

服王食敗俗傷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

化用此經義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古文也今文無七字。無七字者宋

之家。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古文也今文無七字。無七字者宋

世家作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古文也今文無七字。無七字者宋

立爲卜人筮人白虎通著龜篇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

其卦也春官序官鄭注問龜曰卜同著曰筮說文卜下云制龜也

象災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乃命卜筮 建立其人命以其職。乃

統橫也筮下云易卦用蓍也 乃命卜筮 命卜筮今文與古文同。

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曰雨

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據此明僞孔說誤命名也 曰雨

曰霽 霽作濟。霽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雨曰霽集解引鄭云雨者兆

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段云大卜疏引

鄭云曰濟者雨止也之光明誠猶如雨止此鄭本作濟之證爾雅濟謂

之霽濟者雨止也古凡止皆云濟如齊物論麗風濟則眾竅爲虛

向注濟止也淮南時則訓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高注濟止也

此經上言曰雨下言曰濟故鄭知爲雨止所以知僞孔作霽非衛

包改者書疏蒙驛字作事國而霽不作濟且引說文霽雨止也則

知作疏時字本作霽其引鄭云霽如雨 曰蒙 蒙陰闔。曰蒙古文

止者雲在上也此順孔徑改爲霽耳 曰蒙 蒙陰闔。曰蒙古文

文蒙作霽。古文蒙本作事者書疏引鄭云事者氣澤鬱鬱冥冥

也。蒙作霽。古文蒙本作事者書疏引鄭云事者氣澤鬱鬱冥冥

作曰霽之證釋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段云事从雨矛聲故徐選

音亡鉤反釋文元本大書霽字兼引徐氏反語若作蒙則但當武

工一反而亡鉤無附著處此衛包改事作蒙開寶中李昉陳鄂復
改釋文之霏作蒙也經作曰霏偽傳云霏氣落驛不連屬也衛乃以驛改圍此
改第下經作曰圍偽傳云圍氣落驛不連屬也衛乃以驛改圍此
謬誤之尤者疏云曰霏北氣蒙閭也魏嬖又云霏聲近蒙詩云霏
雨其蒙則蒙是閭之義故以霏為北蒙是陰閭也魏嬖此作
疏時經文作霏不作蒙甚顯白凡衛所改竄本字如牧誓之御梓
材之敦猶存於疏中者舉視此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李注引孔傳
曰霏陰氣於昧也此唐初本作霏之明證一作霏者大卜注引書
作曰霏借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曰霏古文霏出古尚書則因作
霏傳會之今交蒙作霧者宋世家作曰霏古文霏出古尚書則因作
釋鬱冥冥也關說文霧者宋世家作曰霏古文霏出古尚書則因作
省是今古文同字集韻十九侯霏霏蒙三形一字迷浮切此合未
改已改之釋文為詞事亦音蒙蒙不亦音矛史記徐曰驛氣落驛
廣注曰霏一作霏被錢大昕以為被是霏之誤也徐曰驛氣落驛
○曰驛古文當作曰被錢大昕以為被是霏之誤也徐曰驛氣落驛
作驛其釋文大書圍字開寶改驛段云天寶以前作圍者圍衛包改
書疏云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又曰圍即驛也證一又云王肅
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鄭元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證二詩齊
風疏云洪範稽疑論下兆有五曰圍證三史記集解云尚書作圍
又引鄭元云圍色澤而光明也證四索隱云涕尚書作圍驛構狂
驛證五齊風箋古文尚書弟為圍證六大卜注曰圍證七說文圍
下云回行也从口畢聲商書曰曰圍證八說文又釋之曰圍者升
雲半有半無玉篇妄移者字於雲字之下而後人刪說文者字以
為逸書有圍圍升雲半有半無二句誤也回行是圍字本義升雲

半有半無釋書園字之義鄭箋詩云園明也注書云色澤而光明此爲一說王肅云霍驛消滅如雲陰許云升雲半有半無偶孔云氣落驛不連屬此三家爲一說升雲半有半無卽不連屬霍驛消滅之意謂龜兆如是爾雅屬者舉郭注言駱驛相連屬僞孔則云落驛不連屬古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今文作涕者宋世家作曰涕詩齊風齊子豈弟箋云豈讀當爲園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園釋文作豈弟疏作愷涕疏云古文尙書卽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弟爲園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園注云園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涕今文作園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園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園於古文則爲涕故云古文尙書以涕爲園園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園明謂侵明而行今定本云梯古文尙書以爲園更無弟字義得並通陳云賈定弟爲園猶定離爲烏皆從今尙書然於經不改離字而獨改弟者弟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園爲順賈逵奏定尙書必已改弟爲園故鄭因之說文園字下釋書之詞許蓋卽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尙書也段云詩疏誤也此字今文作梯古文作園今文卽宋世家所載曰涕是也鄭箋詩云古文涕爲園者謂今文之涕古文作園則尙書涕可讀爲園以是證之詩之弟與涕同聲弟亦可讀園而豈弟可訓園明也詩箋轉寫既久涕譌作梯梯爲園之上妄增以字夫以某爲某此六書假借之法莫詳於說文如巧正臭敝少畎等字是也如詩疏所云賈逵定涕爲園則箋當云涕讀爲園如漢儒注經易字之例音近者云某讀爲某音殊者云某當爲某不得云以涕爲園也以爲某者則爲某義人謂某字義作某字也且今文作涕古文作園皆有證佐不得反易

之孔衛賈馬鄭諸君皆貴古賤今未有易古從今者卽問有今文
較長用今詮古亦斷不易古文之字如堯典馬注道德純備謂之
思此用今文塞字之義要不易古文之思字也古文果是涕字賈
必不敢改爲圍字且後漢書達傳云遠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
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遠
集爲三卷帝善之據此則遠之三卷亦如後儒作攷異未嘗予奪
其間或從古或從今也且以古形今之短非以古正今之失也其
書唐初不存詩疏應爲之說故舛誤若此先謙案段說詳明當爲
定論史記徐廣注涕一作洩涕洩相與而亂說文鵝胡或作鶉胡
是其證也涕之爲狀絡繹不相連屬與書疏釋曰圍爲兆氣落驛
不連屬意義正同又案宋世家曰涕在曰霧之上今本作曰驛曰
卜注書疏引王鄭注曰圍在曰霏之上今本作曰驛曰蒙傳寫誤
倒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曰克今文與古文同○今
也既禋先鄭注禋陰陽氣相侵也兆名爲克如陰陽之氣相侵犯
大卜注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圍曰孟曰尅尅是尅之誤
尅古止曰貞曰悔同古文一作卦○曰貞曰悔今文與古文
作克鄭云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古
悔作悔者說文解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眚曰貞曰
解此壁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字讀爲悔左僖十五年傳盞之貞
風也其悔山也易蠱卦巽下艮上巽爲風艮爲山卦以下爲內上
爲凡七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

之言善鈞從眾卜筮各三人。卜五占用二衍貳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貳作資者。宋世家作卜五占之用二衍資。謂貞悔也。龜用五
引鄭云。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國霧克也。二衍資。謂貞悔也。龜用五
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資也。案史記於用
字。句絕。鄭仍用。今文說釋文。占用二馬云。占筮也。以占爲筮。則與
用二爲句。與鄭異。古文說也。江云。占與衍貳對舉。則占爲筮。則與
爲推演卦意。不得以占爲筮。馬義非。段云。古多借資爲貳。說文差
資也。差貳。資不相值也。貳。蘇孫云。詩傳貳變也。繡衣其儀。不貳釋文。
貳本作貳。易豫釋文。貳京本作貳。皆卽資字。立時人作卜筮者。
宋世家改爲卜筮。故訓字集解。引鄭云。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
以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士喪禮
疏。引鄭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
微難明。慎之深。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
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或曰。
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皮云。前說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
說引書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言一作議者。公羊桓二年傳。
解詁引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
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
可知。何休習。今文說。則從三人。異文有作三人議者。左成。汝則有大
六年傳。或謂樂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

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文與古文同人一作民。今文同

者宋世家作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乃作女故訓字人一作民者石經殘碑作口口乃心謀及卿口

謀及庶民下賈皮云卿大夫先鄭注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小司寇

先鄭注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為誤案

史記潛夫論白虎通皆作庶人或亦三家文異也白虎通著龜篇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

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禮三正記曰所以先謀及卿士

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

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

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

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洪範稽疑卜

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篇書云謀及乃心

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後漢胡廣傳

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傳植規竇

武曰書稱謀及庶人皆兩漢今文說楚詞招魂王逸注尚書曰決

之著龜段云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

傳系諸經書疏引鄭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云卿士六卿掌事者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今文與古文同。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

此汝作女潛夫論卜列篇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身其康強子

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尙

孫其逢吉也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古文

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釋文引馬云逢大也李惇云子孫其

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為韻皮云漢書王莽傳所謂康強之占逢吉

之符也班固典引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乃其逢吉天

祿永終金滕乃并是吉今文尙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公曰

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尙書以逢吉連讀為義不

以逢字絕句先謙案據典引論衡金滕今文家釋逢為遇馬訓逢

大也古文解解偽傳云遇吉則

與今文說合而與古文說背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汝作女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者宋世家如此汝作女集解引鄭云此三

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今

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汝作女集解引鄭云此三

者皆從多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

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

世家如此汝作女集解引鄭云此逆者
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皆逆○龜
筮共違于

則吉動則凶○用齋吉用作凶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

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眾驗○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
 曰風曰時古文也今文無八字暘一作陽煥作奧曰時見下○今

漢紀皆作燠陽一作陽者五行志王莽傳作陽書疏引鄭云雨木
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

不從是謂不父厥罰恆惕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煥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故鄭據此

日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古文也今文無日時二字作五星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一作氏繁廡一作蕃廡古文廡

是以倚古本改作五音 是 一作且者往海云作雪

聞皇后天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
搖宮章懷注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暉曰寒曰風五者是來備於
駸駸是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惠棟云古韻賦
既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寔咸備各以其敘章懷
注寔是也史記曰五來備各以其序也段云此二條可以證史
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作五者來備後人所妄改也曰時五者
來備凡六字此古文也五是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
蟬調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
是氏者是之假借題者是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
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二字
爲曰時五者四字困學紀聞云五者來備五者來備五者來備五
來備蓋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者來備五者來備五者來備
字同江云僞孔讀曰時句絕屬上爲義言五者各以時則曰時卽
是各以其敘何又言各以其敘乎知僞孔說非繁廡一作蕃廡者
隋志引尚書攷靈耀云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
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古文廡一作無者廡堂下周屋說文霖下
云豐也从林蚺或說規模字从大冊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冊
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段云小徐以或說爽爲模字冊今直
以爲四十字冊與庶同意當云襄與庶同意謂庶以充兒取盛霖
以林兒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一也釋詁苞蕪茂豐也釋文
蕪古本作無案許說本爾雅爾雅古本作無是也隸變蕪作無以
爲有無字遂改爾雅之無茂從艸作荒蕪字洪範之蕃無從廣作
廡廡字皆非本字晉語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注蕃滋廡豐也則

假廡為無不獨尚書也漢書谷永傳庶中蕃滋一極備凶一極無

班固靈臺詩庶卉蕃蕪則隨文易字非有異本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一者備極過甚則凶古文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一極

備備凶一極無凶古文也今文無作亡○無作亡者宋世家作一

備即所謂恆也五者之中或一者極備或一者極無皆凶曰休徵

敘美行之驗○曰休徵今文與古文同○曰肅時雨若時雨順之

○曰肅時雨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曰又時暘

此五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又時暘若今文與古文同又一作艾

若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又時暘若今文與古文同又一作艾

一作艾暘一作陽○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曰治時暘若又治故訓字又

傳太白金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暘若若古能照哲則時煥順之○曰哲時煥

陽今本大傳作曰哲時煥若若古能照哲則時煥順之○曰哲時煥

煥疑後人改之曰哲時煥若若古能照哲則時煥順之○曰哲時煥

煥作與者宋世家作曰知時與若古能照哲則時煥順之○曰哲時煥

一智亦當是知字哲作哲者五行志作哲時與若古能照哲則時煥順之○曰哲時煥

悲南嶽大傳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謀時寒若今

典致時與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謀時寒若今

五行志作謀時寒若王莽傳辰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

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辰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

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咎徵今

宋世家如此五曰狂恆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狂恆雨

家作曰狂常雨若漢人恆多作常非由避諱或用故訓也下同五

行志作曰狂恆雨若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咎志云人君行已體

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媛下

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後漢陳忠傳忠疏曰貌傷則狂而致

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

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王鳴盛云庶徵雨乃貌不改屬水

劉向以爲卽大水既以恆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

矣皮云王說非漢志云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

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不言傷則致春陽

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

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云夏

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卽非劉向之傳向傳當亦

與此不異據此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書疏及詩正

月疏引鄭云狂倨慢也恆常也曰僭恆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

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曰僭恆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

文與古文同暘一作陽○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曰僭常暘若暘一

作陽者五行志作僭恆陽若後又云厥罰恆陽晉志亦作陽大傳

以爲言之不從之咎志云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貴亂則不能

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

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言之咎徵僭恒陽若僭者奢麗故
螭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陽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
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周舉傳舉變嘗對曰書曰僭恒
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
楊震傳震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豫恒燠若僭
上疏引同曰豫恒燠若古文也今古文豫並作舒舒今文舒一作茶
燠作奧○今文豫作舒燠作奧者宋世家作曰舒常奧若五行志
作舒恒奧若大傳以爲視之不明之咎志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
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赦百官廢
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
奧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
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言天氣隨人易徙漢紀高后紀云人君急
曰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漢紀高后紀云人君急
則日暑進而疾舒則日暑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魏志
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王荀鍾引經皆
先寒後燠疑亦三家異文舒一作茶者大傳作茶茶亦與舒同攷
工記工人斲目必茶先鄭注茶讀爲舒禮玉藻諸侯茶茶亦與舒同攷
舒遲之舒古文作舒者書疏云鄭王本豫作舒王肅云舒情也公
羊成元年傳疏引鄭云舒舉遲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
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段云舒與急爲反對僞孔作豫訓逸豫義隔
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急恒寒若今文與古文同
寒若大傳以爲聽之不明之咎志云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隔塞則
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

促故其罰常寒也書疏詩正月疏引鄭云急促曰蒙恆風若君行
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恆寒之氣來應之曰蒙恆風若君行
則常風順之○曰蒙恆風若古文當作若霧常風若一作霧者五行志作霧
○今文蒙作霧者宋世家作若霧常風若一作霧者五行志作霧
恆風若古文作霧者宋世家作若霧常風若一作霧者五行志作霧
霧音義皆同蓋古文作霧與今文不異宋書隋書作厥咎猶與思
亦霜字大傳思心之不容厥咎王之不極厥咎猶與思
心之咎同耳是以猶事爲一字也知孔本亦作事者晉書五行志
引經引傳同漢志而引經思心作思容作春陽作陽與作煥舒作
豫似皆依僞孔本改竄惟霧作霧則可證唐初本尚不作蒙否則
亦改爲蒙矣矜林韻譜釋事也書疏引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
蒙暗猶稽疑之以蒙暗釋事也書疏引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
蒙警蒙兩注首蒙字蓋皆衛包以後改之狀體雖殊先謙案證之
各書此經無作蒙者晉志尤爲孔本不蒙之塙證孔疏多經改
竄所引鄭王兩注自未可據王鳴盛說同志云言上不寬大包容
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區無識
矯其咎霜也雨旱寒奧亦以風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
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
王省惟歲古文也今文作王省惟歲○王省惟歲者宋世家如此
集解引馬云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孫云古省省字通公
羊莊二十二年經肆大省左穀皆作省康諸人有小罪非省省夫
論引作省是省亦省也省職者如魯語夕省其典刑之省云兼歲
四時者謂一歲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卿士惟
有春夏秋冬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卿士惟

月者宋世家如此卿士師尹惟日有歲月○師尹惟日古文也今
分職治事如月統於歲師尹維日者宋世家如此
文作師尹維日○師尹維日者宋世家如此
師尹正也○師尹維日者宋世家如此
歲月日時無易古文也○師尹維日者宋世家如此
易者宋世家如此賈子道術篇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
穀用成又用明百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文同者宋世家作百穀用成又用明今文與古文同又一作艾○今
又一作艾者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是其證**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康○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也今文選
陸韓卿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注尚書俊民用康韓詩是
駿俊字同皮云樊毅修華嶽廟碑稽民疑三家異文有作稽民
章蔡邕陳雷太守行考城縣頌勸茲稽民疑三家異文有作稽民
用章者周禮籥章以樂田峻先鄭注田峻司畜今之畜夫也是駿
與畜義近或今文本作峻而訓為稽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曰
未可知俊民用章蓋卽烝我髦士之義俊者說文云材過千人曰
月歲時既易古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日月歲時既易今文與
是謂不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建也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治聞賢隱國家亂○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
寧古文也今文又一作艾俊作峻○又一作艾者以上文推之此

又亦當有作艾者俊作唆者宋世家如此釋詰隱也書疏引鄭
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
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
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王鳴盛云鄭意王省惟歲至則以風
雨皆明皇極之得失惟歲月日作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
尤大故云非徒風雨寒燠也案大傳云二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
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漢書外戚傳云正
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即用伏羲五行志李尋引
傳曰歲月日之屬王者卿士師尹與馬鄭古文說異歲庶民惟星
月日分屬王者卿士師尹與馬鄭古文說異歲庶民惟星
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眾民惟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
一作維庶民惟星者五行志引洪範如此此夏侯本惟作維者
宋世家作庶民惟星歐陽本也經惟字十一見宋世家皆作維此
匡謬正俗所謂古文作惟今文作維也漢書谷永傳星辰附離于
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蓄篇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
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者宋世家如此此論衡感虛篇同集解引馬云箕星好風畢星好
雨書疏及詩漸漸之石疏禮月令大宗伯大司徒疏引鄭云風土
也為木妃雨水也為金妃故星好焉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
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為妃畢屬西方向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
金氣為陰克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向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

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
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煥中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
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左昭九年傳水妃也又十七
年傳水火之妃也是五行以受克者爲妃經言星眾似民各有好
尚亦似民所好無常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常日月之行冬夏各有
當示之以大中之道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常日月之行冬夏各有
各有常法。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常日月之行冬夏各有
暑四字。今文同者論衡感虛篇如此又云夫星與日月同精日
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說日
篇引經同漢書天文志日月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
道黃道一曰三光道一曰三光道一曰三光道一曰三光道一曰三光
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
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曰黑道二曰黃道三曰
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北赤
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立夏夏至南
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宋世求
作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消則字非本異也一行則有冬有夏宋世求
高后紀引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消則字非本異也一行則有冬有夏宋世求
文則有寒有暑非荀語蓋今文多此四字也皮云開元占經引洪
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消則字非本異也一行則有冬有夏宋世求
長則爲寒退而暑短則爲煥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
而煥故曰舒急煥寒占經所引五行傳亦當出劉向父子其言暑
長暑短則有寒煥與漢志合蓋皆出夏侯尚書之說月令疏引鄭
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孫云廣雅云月行九道四季之月遷從

黃道漢志紀月之行止言其四時從青赤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
白黑之間而不及黃道故鄭補其未備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
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月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論衡
感虛篇說曰篇同明零篇云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
隨月所離從也漢書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異在東南
為風其星軫也月失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
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月失度入箕軫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
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
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書疏引鄭云不言日者日之
從星不可見故也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所以知日在星分
者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知日在星
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十二次測之欲知會於何
也然則欲知日行以月行與日會於十二次測之欲知會於何次
以斗建知之日光盛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九五福一曰壽
則星微而不見也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九五福一曰壽
富。無九字者宋世家作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九五福一曰壽
何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
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據此則今文尚書為一曰
富也一曰富則當云二曰壽矣皮云禮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
今文以爲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尚書惟有歐陽史
記所載與獻王說異疑後人改之中論天壽篇壽有三有王澤之

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二曰富財豐備。二曰富。今文與
日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古文同富一作壽。今文與
同者宋世家如此三曰康寧無疾病。三曰康寧。今文與古
一作壽者說見上三曰康寧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
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四曰攸好德。今文
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五曰考終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
者宋世家如此漢書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
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廡定紀數如甲子也鄭寬
中習小夏侯尚書以授成帝此詔所引蓋小夏侯異說與洪範義
不合皮云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
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教化
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尚書以五
福為德化所致兼天下臣民而言也先謙案中論以此經壽為王
澤之壽亦與此義合五行志觀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
之不聽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
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
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此對向本大傳為說書疏及詩既醉疏引
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以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
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康寧人平安
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
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
順之總名鄭謂緣人意輕重為次者以六極一曰凶短折不遇
不循五行五事之次也與今文說異

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六極一曰凶短折。今文與古文同。今
文同者宋世家如此。詩菀柳後子極焉。箋極誅也。釋詁作殛誅也。
言不順天降之罪。罰大傳以爲思心之不容之應。五行志常風傷
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
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孫云。今文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天
折之咎。故以禽獸草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爲說。言其咎延於民物。
也。釋文引馬云。凶終也。孫云。謂凶短折不以天年終也。書疏引鄭
云。凶短折皆是天極之名。未載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說文載
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二曰疾。
而載未載。謂七八歲以下喪服傳所謂無履之瘍也。二曰疾。常抱疾
日疾。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大傳以爲親之
不明之應。五行志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三
曰憂。大傳以爲言。三曰憂。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
俱憂故其四曰貧。宋世家如此。大傳以爲言。三曰憂。今文與古文同。
極憂也。四曰貧。宋世家如此。大傳以爲言。三曰憂。今文與古文同。
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五曰惡。醜陋。五曰惡。今文與古文同。今
俱貧故其極貧也。五曰惡。醜陋。五曰惡。今文與古文同。今
不恭之應。五行志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皮云。班兩說當以前說爲正。
今文說以惡爲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並作。故其極惡正與民
皆好德相反。後說拘於以惡爲貌。不恭之應。謂人君貌不恭。則民
形貌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與六曰弱。
僞孔皆從後說。似不若從班前說。以惡爲善惡之惡也。六曰弱。

疋劣○六曰弱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
鄭云愚儒不壯毅曰弱案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五行志易曰
亢龍有悔貴而位高而凶民賢人在下位而凶輔如此則君有
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多滌暢姦好堅
神者有疾天之禍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姦好堅
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疲癯疋病天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
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
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疏引鄭云凶
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
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
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
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
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
故致富達則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
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
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
也孫云鄭以思不睿則凶短折爲壽之反與漢志爲考終命之反
異義者鄭既以凶短折爲未戴未冠未婚之屬不以爲凶終及人
物天折故反之則爲壽也以聽不聰則貧爲富之反與五行志說
同云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達而失計則貧卽五行志所
謂偏聽不聰下情隔塞也以視不明則疾爲康寧之反與五行志
言不從則疾爲壽之反異義及以貌不恭則惡爲考終命之反與
五行志思心不容則凶短折爲考終命之反異義似鄭說俱遜於

今文說以不能爲大中所以弱與五行志同皮云班志傳自夏侯
始昌皆本大傳爲說當得其真鄭以古文睿字改今文不盡用伏
生之說疑並以己意改
易其次序未可據依

尙書

孔傳參正十七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旅獒

因獒而陳道義○此梅氏古文之十八釋文獒馬云作豪酋

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閭云古書字多假借安國

與義定之也僞孔以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入言非一皆

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閭

云易百爲八者襲禮明堂位及爾雅文以自炫其學博也

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大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

訓諫王○閭云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謬見召誥

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

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尙未爲太保也然史家多以

其所終之官加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

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不可也此亦以追書爲實稱之

誤又云書是史臣所命篇名有整取篇中字面如高宗彤日西伯

戰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此太保乃作旅獒分明是既有篇名後乃按篇名以作書耳

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此有人梅云楚語申叔時曰先謙案大學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四方小國其不賓也久矣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

者言不為耳目華侈梅云左僖七年傳諸侯官受方物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

魯語又云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分寶玉于伯永監焉又云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叔之國時庸展親梅云魯語又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

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梅

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左昭

元年傳茲心既爽昏亂百度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

則喪其德

則喪其德

則喪其德

則喪其德

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

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洽生民○梅云禮王制鄭注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淮南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

大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梅云左傳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

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梅云國語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

通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梅云大學惟善以為寶張衡東京賦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左傳遠至邇

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梅云詩夙夜匪懈

德

輕忽小物積害致大故君子慎其微○梅云論語大德不踰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入尺曰仞喻向成也

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吳慎終如始○梅云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孟子掘井九仞閭

云山非可言九仞當以百仞計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且孔子為警語如書言則正語矣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梅

云皋陶謨允迪厥德盤庚鞠人謀人之保居梓材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案此篇自
滕於大誥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
下孫云史記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
秋大熟以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
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曰乃瘳或史
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誦公也其秋大熟以下考之書序
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啟金縢之書
乃以屬於金縢耳皮云大傳以雷雨開金縢在周公薨後則當次
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僅列大誥後豈當時已合亳姑於金縢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弗豫古文也今文弗作不
古文豫一作念書疏引王肅云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與偽傳
伐紂明年同誤此又偽傳出肅之一證也○既克商二年者克商
後之二年也弗作不者魯世家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
有疾不豫論衡死偽篇卜筮篇知實篇引皆作不豫漢書韋元成
傳匡衡禱高祖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續漢禮儀志亦
云不豫蔡邕和熹鄧后諡議云遭疾不豫並用今文皮云史公以

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卽王訪箕子之歲也古文豫作念者說文念忘也噀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段云此與引曰圍而釋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引璧說而釋之曰璧疾惡也一例皆與字之本義有別蓋璧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豫也今文作不古文作弗而說文引不念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古文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釋文豫本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又作忤忤蓋卽念字

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戚以死近我先王今文與古文同穆一作睦○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今文與古文同穆一作睦○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

睦者一切經音義引作睦並引僞傳云睦敬也蓋正義以前本說睦者一切經音義引作睦並引僞傳云睦敬也蓋正義以前本說

魯世家作繆者集解引徐廣云古書穆字多作繆案周本紀云羣公懼穆卜仍作穆徐說是鄭云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

憂怖我先王也書疏引鄭云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知今必廖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王鳴

盛云左僖二十四年傳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是文子則爲昭武子則爲穆故鄭以穆卜爲於文王廟卜也逸

周書文酌解三穆一絕靈破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蓋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爲

穆卜孫云周公欲自禱請代故止二公之卜疑戚爲近未可以戚我先王謂此大事未可僅禱於考廟當並禱太王王季於壇耳不

當如鄭說皮云僞傳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
威先王小爾雅多與僞孔說同蓋出王肅一人之手尤不可據鄭
謂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今必瘳故止二公之卜如其說公何以
卜為又何以禱為蓋公為恐卜而不吉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
身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而自為質也公乃自以為
劉云公意二公分疏未可以近我先王於義亦順
功質○功作質者魯世家作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孫云釋詁功
質成也功與質同訓晉語沈璧以質注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為信
自以為質以身為質也江云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
為質質於三王以代武王先謙案周本紀云周公乃齋藏自為質
欲代武王是史記皆作質後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史記亦作功為三壇同壇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
蓋淺人所改為三壇同壇壇古文也今文為作設○為作設者魯世家作設
壇○為三壇同壇二字消文也論衡死偽篇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
三壇無同壇二字釋文壇馬云土堂書疏引鄭云特為壇壇于
是今文有同壇之證江云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也劉云
鄧壇壇之處猶存焉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為壇於南方
不於廟而為壇壇者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為壇於南方
特禱而卜非常事也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為壇於南方
北面周公立焉古文也今文作周公北面立○周公北面立者魯
世家如此江云言北面則三壇南鄉可知此亦君南面臣北面之
誼也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

辭○植壁秉珪乃告太王季文王古文也今文植作戴珪作圭
乃告作告于僞傳植置也用鄭說○植作戴云云者魯世家作戴
璧秉圭告于太王季文王植璧者書疏引鄭云植古置字段云
今文作戴璧秉圭戴圭漢書王莽傳大元稅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
繇云載璧秉圭戴圭古通用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引古
文尚書秉圭以爲柄字如國子賁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
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陳云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
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論衡死
僞篇作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季文王王充習今文作植璧告
上有乃字疑後人改增下文珪並作圭不復出劉云璧珪以禮神
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周官三公執璧上公執桓圭蓋周公以二公
兼分陝之事故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史爲冊書祝
以二者爲質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辭也元孫武
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虐疾暴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邁厲虐疾古文也今文作史乃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僞傳臣諱君本鄭說○史乃策祝曰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
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皮云漢書論衡
皆作策祝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惟爾元孫某者書
疏引鄭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者魯
世家如此集解引徐廣云阻一作淹孫云某爲王發者發武王名
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邁厲爲勤勞今古文之異言武王勤勞
以致險疾也說文阻險也淹險聲相近疑今文本作淹疾史公易
爲阻也淹久也皮云鄭以爲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兼書本作

王發今文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大子之責謂疾

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

心以垂世教○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古

文也今文丕作負某作王發○若爾三王云云者釋文丕普悲反

馬同鄭音不段云馬同者馬亦同孔訓丕子為大子也書疏引鄭

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日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

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作注之例凡言讀曰即讀為也

讀為者易其字也不字經典中多互易者丕作負某作王發者

魯世家如此段云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疾曰不豫言不復豫

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此以諸侯之稱通

加之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

彥說復乖異漢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

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

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魯用

今文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鄭以不子為不愛子孫此古文異說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巧○旦巧者史記作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今文子仁若考作旦

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巧古文巧俗讀巧為考或且改作

考字非也能字屬上讀巧能故多材藝也皮云論衡死偽篇引此

經作子仁若考又釋之云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

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責得幽冥之責則三

王為鬼神明矣充習歐陽尚書而與史公引歐陽尚書異者乃元

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

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乃元孫四句古

文也今文乃元孫作乃王發若作如○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

云云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用能定

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詩傳敷布也佑同祐說文祐助也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

民無不敬畏○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三句今文與古文同○今

文同者魯世家作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爾

汝同祇敬故訓字江云對上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

天言則地為下指謂人世

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永有所依歸○嗚呼三句古文也今文作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

字寶作葆多所字孫云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引孟喜本

作保畱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也集解引

鄭云降下也寶猶神也案後漢皇甫嵩傳注寶器猶神器

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

也此寶神同詰之證王鳴盛從震澤王氏本改神為主

今我即

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今我即命于元龜

古文也今文我下多其字○我下多其字者魯世家如

此集解引馬云元龜大龜也孫云釋詁即就爾之許我我其以璧也命謂命龜以下至屏壁與珪皆命龜詞

與珪歸俟爾命也許謂疾疹待命當以事神○爾之許我三句古文此集解引馬云待汝命武王當愈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謂不

我當死也說文云待汝命武王當愈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爾不許我二句今文與古文同○今

文同者魯世家如此孫云屏同屏廣雅釋詁藏也禮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神明奉以出必告設奠卒斂幣玉

藏兩階之閒是藏幣玉之事劉云言成德永終之事命不在我則三公分陝之事乃卜三龜一習吉而吉○乃卜三龜一習吉今文

我亦不敢任也乃卜三龜一習吉而吉○乃卜三龜一習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魯世家云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

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此說經意也孫云史公以為即三王而卜是太王王季文王前各

置一龜以占祖考之意也習者易象上傳習坎重險也是習為重也論衡知實篇云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壝既設策祝已畢不知

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又死偶篇云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願託願服則配膳乃卜

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與史記合云發書視啟籥見書乃并是

之信吉者既問卜人之言又見其書皆是吉也啟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啟作開并作達者魯世家作

吉古文也今文啟作開并作達○啟作開并作達者魯世家作吉古文也今文啟作開并作達○啟作開并作達者魯世家作

周公喜開籒乃見書遇吉案卜師注引書曰開籒見書與史記合是今文啟作開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乃并是吉作乃逢是吉是今文并作逢史記作遇者故訓字也籒者釋文引馬云藏占兆書管書疏引鄭云籒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孫云說文籒下云書僅竹筍也又云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筍廣雅釋器籒籒也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爲書籒然則籒者竹籒非管籒也先謙案馬鄭以爲管是也文選注引鄭氏易注云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籒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謂出其占書也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籒也每體十籒然則龜兆之體總三兆兆三百六十籒詞凡三千六百皆有成書藏於太卜既卜得兆據兆體以檢其籒以占其吉凶史記先言發書視之信吉者蓋占書之副簡明易檢不在藏書之室者發視之而吉開籒出繁重之占書檢之而公曰體王其罔害此公視兆曰如適遇是吉兆之籒詞故喜可知也公曰體王其罔害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公曰體王其罔害古文也今文罔作無一無體字○罔作無者占人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引此文罔作無禮王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注云視兆所得也引周公曰體王其無害亦作無體字以公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我小子日爲賀王言今文說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古文也今文作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旦新

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者魯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

世家如此永作長故訓字
子事成周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茲攸俟作茲道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者史記集解引鄭云茲此也馬云一人天

子也段云俟即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

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於此用待王之愈己之死也神既許之

則俟之而已矣孫云言我小子繫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

此所俟者祖宗能念武王耳茲攸俟作茲道者宋世家作茲道能

念予一人茲道二字當連上維長終是圖為句江云傳言武王惟

長終是謀周之道偽孔蓋多采取漢儒之說此言謀周之道似與

史記義合能念予一人者三王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也皮公歸

云疑亦王肅本其父朗所受楊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

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公歸

日乃瘳古文也今文冊作策今古文翼作翊○今文冊作策者魯

世家云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此

依經述事也論衡感類篇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

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縢不可

復為故掩而不見此今文說也書疏引鄭云滕束也凡藏祕書藏

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今古文翼作翊者蔡邕胡公夫人哀贊云

翊日斯瘳是今文作翊日翊即翌字說文有翊無翌段云釋言郭

注單經音義漢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李注引書

皆作翌日知唐初本不誤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改也釋詁翼

敬也釋言翌明也分別畫然說文翌日明也翌乃翌之段借衛因

見召諸願命各二見天賣盡改爲翼逸周書亦然
武王既喪管

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蔡疑周公驕驕驕
難言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
矣成王幼穉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
祿父及三監作監叛也大傳史記言三監皆無霍叔漢書地理志
都人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古今人表管叔蔡叔在第九等霍叔處在第四等是羣弟流言無
霍叔在內霍叔同罪當時亦不得獨赦之也皮云史記蒙恬傳昔
成王初立未離襁褓淮南要略訓成王在襁褓之中後漢桓郁傳
實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褓此皆今文家說然實形容已甚
之詞據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致政成王又云天子太子
侯衛五年營成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云天子太子
年十八曰孟侯周公封康叔在四年是建侯衛之年成王年已十
八則武王崩時成王非襁褓可知也史記云成王七年周公反政
又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史記無避居之文
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在襁褓再加七年不
過十歲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俟其長而歸之乃遽授之十歲
孺子豈十歲孺子卽已長能聽政乎則武王崩時成王非強葆又
可知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尙書說成王卽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
于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洛制禮樂而
致政成王年十九譙周五經然否論引古文尙書說亦云武王崩
成王年十三王肅以爲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
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
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遺流言作大謔
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

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
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攝
政七年致政成王年十八鄭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
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
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
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
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
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年二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
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
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
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此亦不在襁褓之一
禮若在襁褓安得有獨見之明周公作詩貽王若在襁褓安知未
敢訓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若在襁褓何以抗法大戴記盧辨
注云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
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所言成王之事無一可通然其誤亦有自
來賈誼請豫教太子疏云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
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成王爲太子在襁抱時事諸家或以
太子時事傳爲卽位時事遂致此誤又新書修政篇云成王年六
歲卽位故云襁褓案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三歲之數
或又誤以嗣王之初歲爲復辟之元年故少卻七年耳又大傳以
武庚祿父爲二人論衡恢國篇隱疆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
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以武庚祿父爲二人正用伏
義白虎通姓名篇春秋識二名何所以識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

乍爲祿甫元名武庚則以武庚祿父爲一人二名蓋班用夏侯說與王充用歐陽義不同其所言議二名亦與公羊義不合詩破斧疏左定四年傳疏引大傳皆無立武庚三字乃後人不知武庚祿父爲二人而誤刪之當以邾邾衛諸疏引爲正先謙案鄭舉霍叔者本周書作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雖解爲說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魯世家作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成王二字自後追稱之詩疏引鄭云孺子謂成王也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也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乃告二公曰三句今文與古文同古文弗一作不辟一作辟○周公乃告二公曰云云者魯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如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王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公讀辟爲避訓爲避位釋文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詩七月疏引鄭云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于先王言愧無辭也弗作不辟作辟者說文辟法矜誅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辟段云此壁書如是許訓法與僞傳合金吉父謂古文尙書辟字作辟此卽宋次道王仲至本作辟者辟之譌文也劉云說此經者謬亂不可勝辨惟史記云弗辟而攝行政得之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又云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蓋聖人所在朝觀訟獄謳歌者皆歸

公豈得避流言而出奔乎汪中云周公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為冢宰踐阼而治以鎮天下而三叔覲主少國疑苟肆惡言相率拒命周公秉國之鈞征伐自己龔行天罰以執有辜諒不得已也泊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氣是故咎鵠鴟之取子睹零雨而心悲對羣虘不舉酒為之變如前公喪言文聲哀仁至義盡若流言一至公即避位釋萬乘之國而為匹夫以遜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是豈不為之寒心哉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官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聞公其不能以流言聞二公乎當成王之立朝野宴然三叔輒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爵已生乃國視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其理也故使攝位之舉自公始處非其據是之謂攘浮言朝播大權夕謝倉皇竄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謂之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臯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此又私黨陰謀之說不可以論周公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者劉云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為諱詞先謙案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豈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世家所言周公東伐及二年畢定釋居東二年誅管叔武庚放蔡叔云云釋罪人斯得此史公依經述事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殺亂二年克殷以居東即是東征與史

東又各爲一事此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載入世家者易林需之
无妄云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剋敏沖人瘳愈亦言爲成王請
命自經文殘缺金滕毫姑合爲一篇東漢古文家說流傳改易始
併管蔡流言周公奔楚爲一時事至鄭君時易奔楚爲居東遂成
鐵案後人不究事理不考書文宜其千古難明

也江云鄭以罪人爲周公之屬荒誕不可從

于後公乃爲詩以

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
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
之意以貽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不敢○于後公乃爲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古文也今文名作命誚作訓○名
作命誚作訓者魯世家云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
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餽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訓周公集解引徐廣曰訓一作誚皮云釋文名徐仙民亡政
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與順通用鴟鴞詩言綢繆爛戶卽營
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自任故亦未敢順公意也段云玉篇
信古文作誚集韻信古作誚玉篇之誚卽集韻之誚皆本說文與
字玉篇從立心非從大小字也史記之誚乃誚字之誤蓋今文作
未敢信與古文作誚不同亦備一解于後者詩幽譜疏鴟鴞疏引
鄭云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
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鴟子
斥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
未敢鄭本貽作怡孫云經文自武王既喪至此史臣所記以終周
公作金縢之事其秋大熟以下今文以爲周公薨後之事史記亦

云周公卒後秋未穫考是亳姑逸文當別行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

以風古文也今文電作雨○今文電作雨者論衡感類篇金滕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誦之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謂之人大

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

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

閒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首

蔡旒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大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

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護二家未可審且訓葬疑之說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

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滕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

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皮云論衡雷電當

作雷雨邦人當作國人後漢張奐傳注引大傳亦誤作電作邦皆

漢人據古文尙書改之感類篇雷雨字凡二十餘見則其前引經

當作雷雨甚明王充習今文故引今文說辨駁甚多而於古文家

不置一詞也魯世家略云成王七年周公營雒邑還政成王人或

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爲己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

作多士母逸周官立政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

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

明子小子不敢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大傳云周

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

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

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肉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周公死成
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
大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所以
明有功尊有德故周公封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
成王周公之閒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孫云此秋大熟
以上有脫簡將沒欲葬成王葬于畢告也史公說為周公卒
後秋未穫並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王葬于畢告之事
合之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王葬于畢告別是一篇
毫姑則此是毫姑逸文成王所作毫姑與周公者蓋以天變
祝告改葬之先議案西漢諸儒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
以天變祝感雷雨而迎周公反國之說據史記作詩貽王時
公已返國矣王充所引古文家管蔡流言周公奔楚天雷雨
以悟成王併二事為一談自因書缺有聞東漢諸家騰其口
說又展轉易奔楚為居東然後避居之解漸成實事不知經
雖關佚史公從安國問故參酌古文鉅魁云故孺訓著為世
家者不可誣也若以史記不可信豈伏生親見先秦完書所
述大傳亦不可信乎知雷雨啟金滕史記大傳皆為遷葬周
公之事則知周公居東之非為避居矣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書疏引鄭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國人作周國史公隨文易之
論衡感類篇引金滕作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斯字邦
字淺人據古

文本妄改也凡古文邦字今文皆作國段云詩王赫斯怒王與大

鄭箋斯盡也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盡為成王所得王與大

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

皮弁質服以應天○王與大夫盡弁以啟

夫盡弁者蔡邕獨斷引周書如此占人注引書同啟作開○王與大

家云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論衡順鼓篇成王開金滕之

書感類篇開匱得書見公之功恢國篇周成之開匱後漢章帝紀

建初五年詔曰輒有開匱反風之應皆作開史記弁作朝服者司

服云視朝皮弁王藻云皮弁以日視朝故史公以朝服釋弁也公

羊隱元年傳疏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

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滕之書成王年

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引古文說以開金滕卽在武王崩後一

年與鄭說秋大熟為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又異皆與今文說

不同書疏穀梁文十三年傳疏引鄭云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

冠佩為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

服亦如國家失道焉書疏引鄭云開金滕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

故事也江云禮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紒衣鄭以承天變宜有異

必非皮弁故云然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則爵

弁尊于皮弁鄭彼注亦云爵弁尊茲云降服者蓋以爵弁非天子

服而王服之故為降服也云亦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失道

則不充其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所藏請命冊書本

服焉也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古文也今文功當作質○今文功當作質

魯世家云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功當作質後人

妄改說見前乃上多王字非今古文異集解引徐廣曰說二公及

一作簡或今文字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所作死傳寫之訛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厥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

執事今文與古文同事一作士○今文同者魯世家云二公及王

乃問史百執事無諸與字蓋史公省之事作士者後漢蔡邕傳邕

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對曰信

事作士三家異文史記集解引鄭云問者問審然否也

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

今文與古文同古文噫一作懿○今文同者魯世家云史百執事

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此依經述事也噫作懿者釋文噫馬

本作懿猶億也段云詩瞻卬懿厥哲婦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億蓋噫之誤江云命猶懿也王執書以泣曰其

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王執書以泣曰其

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乎此增文釋經也穆作繆同上集解引

鄭云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皮云蔡邕文烈侯楊公碑帝乃震動執書以泣亦以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言

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

古文也今文冲作幼○冲作幼者魯世家云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子幼人弗及知增周字漢書翟義傳注冲稚也今今天動威以彰

文作幼古文作冲大誥又云幼冲人其義一也

周公之德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杜鄴傳大

風暴過成王怛然後漢周舉傳永利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

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

反風之應對曰昔周公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

彰聖德李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

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

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蓋盡起又張奐傳奐疏曰昔周公葬不如

禮天乃動威李注引大傳何休公羊解詁曰昔武王既沒成王以

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

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論衡感類篇天之欲令成王

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不以天子禮葬故爲雷雨以責

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又云周公不以天子禮葬故爲雷雨以責

成王皆與大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寤故雷東未還

傳史記義合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寤故雷東未還

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惟朕小子其

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古文也○今文逆作迎無新字古文新逆一

作親迎史記集解引王肅云亦宜○逆作迎無新字者魯世家禮有

德之宜合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逆作迎無新字者魯世家禮有

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案古文多作逆今文多作迎逆

河迎河其一證也惟朕小子其迎者時周公將葬成周天變示誠

故成王往迎其柩祝告改葬更以天子禮遷公於畢也我國家禮

亦宜之者言公雖人臣有王功於我國家葬以王禮雖變而於事

爲宜稱漢書儒林傳載谷永疏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
天心是也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葬以天子之
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又喪服篇云養從生葬從死
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
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
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
之古文新逆作親迎者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親新通用字逆作
迎馬用今文也詩東山疏引鄭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
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段云惟馬作親迎鄭作新逆幽正義轉
寫消亂今坊本蔡氏集傳逆皆誤迎唐石經及注疏監本作逆不
誤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明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
風禾則盡起古文也今文乃作止無則字○王出郊者魯世家如
此孫云郊祭也因郊祭而止天變遂賜魯以郊魯世家云於是成
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白虎通喪葬篇亦云以王禮葬使得郊祭
後漢和帝紀詔曰成王出郊而反風李注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尙
書是其明證論衡感類篇云開闢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
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王充以爲出郊觀變今文異說
○乃作止者論衡如此見魯世家作天乃雨後人妄改王引之
云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
雨成王懼取所譏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古文之天
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蓋古文言
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
文不得言天乃雨也皮云王說是但云今文作天乃霽亦無塙證

琴操云天霽雨不云天乃霽也論衡明云天止雨當從之又順鼓
篇云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
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遇
與止同義明今文作止○反風禾盡起者魯世家論衡並如此是
今文無則字史記集解引馬云反風風還反也書疏引鄭云易傳
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同旋經日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
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古文也今文
邦作國○邦作國者魯世家如此熟作孰字同釋文引馬云築拾
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
亾也書疏云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
無所亾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論衡感類篇成王不以天子禮葬
周公天爲風雷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遏天乃反風偃禾復
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據
此則今文家解築之爲築大
木與古文說訓築爲拾不同

尚書

孔傳參正十八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周紀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

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

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今古

文說同伏生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

○王若曰今文與古文同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偽古文也今

文猷大誥作大誥猷古文作大誥猷禮明堂位疏引王肅云稱成

王命故稱王與偽傳周公稱成王命合此又偽傳出肅之一證也

○王若曰者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

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案攝皇帝若曰即倣王若曰爲文是今文

作王若曰與古文同也大傳云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

周公居位即居攝也史公說以周公作大誥在踐阼攝政之後故

可稱王書疏引鄭注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鄭言

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先後皆異而以王爲周公攝王與今文義

同皮云論衡書虛篇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

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王充所引卽三家尙書說然則史公云
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
公當時既權代王不必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
堂解禮明堂位荀子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無
攝王事用王肅僞孔謬說以王爲成王皆陋安不足置辨孫云若
謂是周公述王命以告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
先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卽周公矣○猷
大誥作大誥猷者莽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
元士御事應劭注言以大誥告於諸侯以下也莽做大誥釋猷爲
道則今文作大誥猷古文作大誥誥者釋文云馬本作大誥誥爾
多邦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釋誥誥者釋文云馬本作大誥誥爾
道是馬鄭古文與莽所用今文義同或據爾雅猷於也謂馬本大
誥誥爾多邦當爲大誥於爾多邦然據莽誥易猷爲道則今文說
以誥爲道不以誥爲於也釋誥粵于也故莽誥易粵爲于鄭曲禮
注詩思齊箋皆引書曰越乃御事疏云大誥文則經文或作越乃
莽誥作汝乃汝爾義並同鄭又云御猶主也言大誥道汝眾國于
汝主事之臣也應注猷在誥上誤僞孔所本經傳釋詞越猶與也
段云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誥詩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釋
文莫一本本作謨顏注引詩直作大誥然則經典猷訓道者古本作
誥僞孔移猷於王若曰下欲與多方篇畫一之故案古引導字多
作道道爲誥教道亦爲誥此云誥道多方云道誥一而已矣莽云
大誥道文義正如此僞傳訓猷大爲大道文理不通如其傳當云
王若曰大猷誥爾多邦其作所傳猷大爲大道文理不通如其傳當云
其說也其僞微子之命竟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不可解矣弗

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

不少古文也今文弗作不王鳴盛云偽傳以延洪連文毛奇齡據

唐裴度中和節賜百官之詩用延洪字以為唐人知古義不知出

晚晉偽傳古無此訓也○弗作不者莽語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傳

丁董顏注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段云蓋如左傳昊天不

弔之解非訓至也釋文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為句案莽

詔消不少延三字下云洪惟我幼冲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為義

當如馬鄭古文讓不少延為句也書疏引鄭云言害不少乃延洪

延長之劉云不弔猶言遺家不造不少延謂武王享國不久延洪

惟我幼冲人○延字上屬洪惟我幼冲人今文與古文同○今文

同者莽語云洪惟我幼冲孺子即倣此文我幼冲人者周公我成

王也王引之云洪發語聲也多方洪惟圖天之命語與此同解者

訓為大嗣無疆大厥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

失之○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嗣無疆大厥服弗造哲迪民康古文

也今文弗造哲作不遺哲○弗造哲者劉云造哲猶云作哲不遺

哲者莽語云當承繼嗣無疆大厥服事子未遺其明哲能道民於

安即倣嗣無疆大厥服弗造哲迪民康三句文嗣繼厥數服事並

釋詁文詩傳疆竟也言我冲人繼無竟厥厥服之事矧曰其有能

不遺遇明哲之人以自輔而導百姓於安康也矧曰其有能

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曰其有能

格知天命古文也今文格作往○格作往者莽語云況其

能往知天命釋詰格至也故可爲來亦爲往已予惟小子若涉淵

漢書作往往言不能前知天命江云有讀爲又已予惟小子若涉

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

四句古文也今文已作熙○已作熙者莽諱云熙我念孺子若涉

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倣此經文顏注熙歎詞案已者噫也熙

者噫也以莽諱例之此小子謂成王漢書武紀詔曰若涉淵水未

知所濟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皆用大詰

文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

忘大功言任重○敷賁敷前人受命古文也今文作奔傳前人不

命茲不忘大功見下○奔傳前人受命者莽諱云奔走以傳近奉

承高皇帝所受命王念孫云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顏注屬

上讀今案當以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賁敷傳

古字通用此效經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諱皆效今文疑今文

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

文說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閑絕

也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古文也今文開作比于天降威用見下○

茲不忘大功者言今茲不忘艱難締造之大事莽諱消文開作比

者莽諱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段云此即經之予不敢閑也其

字句解說今古文家絕異開疑作比皮云顏注前公謂周公非莽

意莽自謂不敢比高皇帝猶周公不敢比文王此公自明攝位不

敢即眞之意先謙案承上文言予惟奔走依傳敬承前人所受之

命雖今茲不忘前功予未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安天下

敢上比前人也文義自明
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

可違○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

者莽詔云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

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于者釋詁粵

于也于義同粵詞也孫云釋詁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

靈龜以寧王室詩何彼穠矣疏引鄭云受命曰寧王書疏引鄭云

時既卜乃後出詔故先云然先謙案以寧王爲文王此鄭古文說

據洛誥鄭注又不專指文王詳經意總謂受命安天下之前王耳

如下寧考句周公代成王言之必指武王僞傳以寧屬文以前屬

武又非也莽詔於前寧人代以祖宗字或竟不用代寧王或代以

祖宗或改爲安皇帝安帝室是今文訓解本無一定推詳諸篇文

義以不指定文王爲是天降威用寧王者與莽詔天降威明用寧

帝室同一句例天降威下有複句可證將有兵事託詞天威動人

敬畏詰誓之體固然不當作法則解用猶以也言兵事之動正天

欲以寧我王室紹天明者訓如莽詔之紹天明意言天意昭曰有

明我當繼事即命者即大命而攝王訓如莽詔即命踐阼也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

動○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古文也今文靜作靖越茲

蠢屬下○今文靜作靖者莽詔云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

動眾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顏注曰者述翟義之言云

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皮云邾邾衛在鎬京之東亦

以鑄京爲西土莽以曰爲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亦必以曰爲管
蔡之言云西土鑄京有大難也大難指公將不利於孺子之事西
土人亦不靖者京師之人惑於流言亦不安靖書疏引鄭云
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魏石經曰作粵詞也殷小
腆誕敢紀其敘言殷後小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殷
越茲蠢者訓如莽誥於是動殷小腆者書疏引鄭云腆謂小國也
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段云說文敘主也王以典爲敘
之假借經書數多作典釋文腆馬云至也至亦主之譌紀作犯敘
作序者莽誥云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顏注
誕大也孫云今文紀作犯形相近段說同皮云據莽誥則越茲蠢
殷小腆六字作一句莽謂翟義造言於是動劉信起兵之意今文
家說亦必謂管蔡流言於是動武庚作亂之心也莽謂管蔡挾祿
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以畔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
近人斷句多誤故於莽所引今文不得其解說文藝古從我周書
曰我有載于西段云此壁書孔讀爲蠢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病○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古文也今文疵作
些○疵作些者莽誥云天降威遺我寶龜上○疵古文也今文疵作
固知我國有些災顧注些病也讀與疵同釋文疵馬云段也
書疏引鄭云知我國有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當復欺惑東
疵病之瑕疵瑕義通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當復欺惑東
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
周邦古文也今文鄙作曷邦作國○鄙作曷邦作國者莽誥云使

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顏注右讀曰祐俞樾云曰者天假
寶龜以告也予復反鄙我周國七字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予者
設爲天言與詩予懷明德同復反猶反復語有倒順耳鄙當作
說文畧下云青也青下云愛清也畧爲青卽爲愛清故莽詁作右
右之言助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詩蓼莪顧我復我鄭箋復
反復也卽可以說此經先謙案古文畧爲鄙與圖字形近其義當
爲圖言天知我國有病使民不康天意若曰予
方反復圖謀我周國也不言右而右意自見
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者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
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救寧武圖功古文也今文獻作儀○獻作儀者莽詁云粵其間日
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
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此宗
室之僞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案翼本作翌衛包改翼
說見金縢今蠢今翼日以莽詁粵其間日例之當訓爲聞祿父蠢
動之日及明日也民獻有十夫者尙書大傳周傳云書曰民儀有
十夫古文作獻今文作儀莽詁民獻儀九萬夫衍獻字段云孟注
釋儀不釋獻若班書本有獻字孟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
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誤本兩存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
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可據證論語鄭注獻猶賢也凡訓
故之例義隔而通之曰猶獻本不訓賢直以其儀字之假借故曰
猶賢也若僞孔於萬邦黎獻徑云賢也則未嘗窺見此惜矣司尊
彝注獻讀爲儀又讀爲儀說文義聲之義或從金獻聲作犧大射

儀注獻讀為沙郊特牲注獻讀為沙皆歌元部關通聲轉予翼以于枚寧武圖功者段云莽詰翼訓敬今文家說也案釋詰于往武繼也言此十夫者我敬以往撫安民人繼武所圖

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我有大事

事休予卜并吉書疏引鄭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孫肆予告云古人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也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氏卿大夫眾士御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詰云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仿經為詞知今文不異也肆故釋詰文越與也書疏云尹正也諸官之正

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用汝眾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

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今文與古文同邦當為國○今文同者莽詰云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說文逋亡也李登聲類云播散也邦當為國者以今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

曰艱大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古文也今文邦

作國○邦作國者莽詰云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艱大古文也今文邦故訓字越與也書疏引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

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四言

魏石經艱作難說文難艱或體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今文與古文同邦當為國○今文同者莽

話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案以上文越予小子考翼不

西土人亦不靜例之此靜字今文亦當為靖

可征王害不違卜則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征王害不違卜古文也今文無害字○無害字者莽諸云於小子

族父敬不可征討段云據此今文家越予小子考翼為之衛管叔及羣

弟皆成王之諸父故云考也尚書本無曷字假害為之衛管叔及羣

害為曷獨此以偽傳不訓曷僅存蔡傳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

征乎最為得解先謙案段說是帝不違卜者言帝將不違卜而往

別解故知今文王不違卜亦當為勸阻之詞釋詞越猶惟也肆予

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蠶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

夫者受其害可哀哉○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蠶鰥寡哀哉

古文也今文嗚呼作烏虍○嗚呼作烏虍者莽話云故子為冲人

長思厥難曰烏虍信義所犯誠動鰥寡哀哉肆故永長艱予造天

難允誠蠶動故訓字言四國構難誠擾動鰥寡為可哀也

役遣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遣我甚大投此艱難於

我身言不得已○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

身古文也。今文造作遺。○造作遺者，莽諸云：予遭天役，遺大解難。于予身，顏注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今文從遺字，絕句言予遭天以役事相遺也。釋文造馬云：遺也。遺亦當爲遺之。誤大解難于朕身者，以解詰投蓋投去與解義近。孫云：疑投本說字說文說下。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云解說也。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古文也。今文恤作卹，邦作國。○恤作卹，邦作國者，莽諸云：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案，越予冲人猶言惟予冲人莽諸以爲孺子。文相似而意不同，不叩自卹謂不暇自憂，僞傳解非釋詞上越猶惟也。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眾國君臣當越與也。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古文也。今文恤作卹。○恤作卹者，以上文不身自卹例之。此恤亦當作卹，說文恙下云：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恙于卹。段云：尙書恤本作卹，莽諸云上書也。○繇繇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云云案上書曰：卹傲經綏予曰也。皮云：據莽擬經文。此必周公設爲慰已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謀績也。先謙案說文訓恙爲慎，則無恙于卹謂勿因憂而過慎，遂不事征討也。邦君等綏公之言如此，故周之公義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古文也。今文已作熙替作僭。○已作熙替作僭者，莽詁云：熙爲我。孺子之故子，惟趙傳丁董之亂云云，予不敢僭上帝命。顏注：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段云：魏三體石經作不敢替，知今文尙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石經益用今文也。篇末云：天命不僭，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

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古文也。今文邦

作國，無次寧王字。○邦作國，無次寧王字者，莽詁云天休於安帝

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據此天休，**今天其相民矧亦惟**

于寧王。今文亦謂安王室與上寧王同訓。今天其相民矧亦惟

卜用，民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文王○今

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矧況故訓字，江云：今天其相助我

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嗚呼**

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

也。今文嗚呼作烏，序畏作威。○嗚呼作烏，序畏作威者，莽詁云：烏

序，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釋詁：基始也。據此知今文基訓始，段

云：以矣。訓基蓋今文作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王曰**

字代之立政篇，卒卒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於義亦通。**王曰**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

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

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王曰爾惟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
諸云爾有殲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
若此勤哉皮云據莽諸惟訓思惟公云舊人蓋指文武舊臣與公
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丕不同字今文作不於
義爲優寧王字莽諸多訓爲安王室此文以太皇太后代寧王與
鄭以寧王爲文王者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寧王爲安王室也
江云爾乃不能省識於遠爾豈知寧王若此勤勞哉責其不知
天閔愍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天閔愍我成功所予不敢
不極卒寧王圖事古文也今文閔愍作愍勞○閔愍作愍勞者莽
諸云天愍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
天愍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
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段云愍祕閔古通用尙書斷無複用閔愍
二字之理愍或作閔字皆必聲以其或作閔遂兩存之曰閔愍猶
民儀一作民獻兩存之曰民獻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儀也據莽諸蓋今文多一勞字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今文與古
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今文與古
文同○今文同者莽諸云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顏注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先謙案顏訓肆爲陳陳在予
上不詞當依上文訓故告者開導之與化誘義同非今古文異
天
棐忱辭其考我民
言我周家有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古文也今文忱作謹考

作累○忱作謹者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謏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古沈謏通用葬詰云天輔誠辭以訓詰代經顧注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考作累者葬詰云天其累我以民顧注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案葬詰增字釋經今文尙書當作其累我民猶今人言以此累汝**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矣故顏以託釋之**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古文也今文其作敢○其者釋詞語助也其作敢者葬詰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曷作害是也古文作曷衛包所改說見上前寧人葬詰易爲祖宗安人下文直作祖宗不云安人知今文訓義亦隨文變改也予曷其與前後皆作**天亦惟用勤愬我民若有疾**天亦不敢不合今文作敢其義爲優**天亦惟用勤愬我民若有疾**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天亦惟用勤愬我民若有疾古文也今文無愬字○無愬字者葬詰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段云葬詰以勞代勤據此今文無**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愬字我民若有疾苦必當除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古文也今文畢作弼○畢作弼者葬詰云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古文也今文畢作弼○弼作弼者葬詰云予害音近今文蓋作弼故與弼我不丕基同以輔字代之害亦衛包改曷宜從**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念之○王曰若昔朕其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朕言艱日思今文無徵

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
肯構古文也今文肯作克弗一作不○肯作克者蔡邕陳畱太守
胡公碑克構克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克不堂構祖德頌克構其
堂可證弗一作不者魯峻碑承堂弗構後漢肅宗紀不克堂桓是
今文作弗一作不也章懷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桓或疑桓是
桓桓以爲今文構作桓非也莽詔云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
之是兩漢經文皆作構作桓者乃宋人避諱梁作御名後人同改
誤構爲桓耳底法底定其作室之法書疏引定本云一作矧弗肯
構又云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段云其事既別理應重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
淺者以其重複而妄刪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喻其父
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厥父菑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古文也今文弗肯播作不克○弗肯作不克者以上文
推之當然莽詔云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依經意正說之顏注厥
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菑書疏引定本云一作矧弗肯穫厥
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
征是棄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今文無徵古文予一
作我○予作我者詩文王有聲鄭箋引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
後弗棄基彼疏引鄭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肆予曷敢不越卬
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釋詞其猶甯也肆予曷敢不越卬
敕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
大命以征逆乎○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今

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詁云子曷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越於印身枚撫故訓字若兄考乃有友伐

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古文也今文

者罪大故○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古文也今文

養作長○若兄考云云者考父也對下文其子言之故曰兄考以

警武王王闢運云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是

也友警武庚其子警成王民養謂民家之屬養諸醜穢剛難公難

周公言若民家之兄考而有友人伐擊其子彼民養其勸弗救乎

語意甚明偽傳迂謬今文養作長者莽詁云若祖宗適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莽言若漢家祖宗以擬若兄考則兄考為

武王甚明段云友作效者爻又形相似今文疑作爻說今文家必

曰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江云夏小正執養宮事傳曰

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是也邦君有土有民御事亦治民事皆為

民長上文邦君越庶士御事言翼不可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征是其相勸弗救故此責其當相救助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越爾御事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古文也今文嗚呼

作嗚呼○嗚呼作烏呼者莽詁云烏呼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

夫元士御事釋詁肆力也言當勤力今文尙書邦當為國越與也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

○夷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古文也今文邦作國○邦作

國者莽詁云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役民之表儀迪知上帝

命孫云方言廣雅爽猛也猛孟聲近釋詁孟勉也說文爽明也明
都卽孟諸明孟字通是明亦勉也故莽詁易爽爲勉由道哲明故
訓字先謙案邦之爽明必由哲人卽先知覺後之義通道也眾人
不知上帝命所在亦惟此民獻之十夫道而知之經意自明不勞
穿鑿僞太誓疏引鄭說以十人爲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十亂周公在亂臣中不應自稱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天降戾于周邦於周使四國叛乎○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周使四國叛乎○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定者莽詁云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顏注粵詞也天道輔誠爾不
得改易天之定命案隸古定本作金古法字金與定相似疑經文
亦本是定字傳寫者誤爲金也時是也罔敢作不得莽以意改之
○戾作定邦作國者莽詁云況今天降定于漢國知經文作矧惟
今天降定于周國與上文義貫注益知上文作定不作法也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
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今文與古文同
○今文同者莽詁云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亦
豈知命之不易乎案此經大艱人謂管蔡也孫云說文遊行難也
或作儻與鄰形聲近誕鄰卽大難漢書以大逆訓之今文義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
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
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壘畝乎言當滅殷○予永念

曰天惟喪殷若積夫子曷敢不終朕畝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
者莽詁云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裔夫子害敢不終予晦
顏注言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曷當作害衛天亦惟休于前
包所改積莽作裔古通用無逸稼穡漢石經作裔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天亦惟休
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天亦惟休
害敢不卜從者莽詁云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
從江云予曷為究極之於卜哉以爾眾心不安今既卜矣曷敢不
惟卜是從乎先謙案據莽詁則書敢不于從亦訓敢不卜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
莽詁云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古文也今文指作旨○指作旨者
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段云經作指疏中三云旨意皆作
旨知經傳為衛包所改疏則其所未改也先謙案旨訓美有美猶
美美也詩傳多此例漢鏡歌上陵曲上陵何美美言肆朕誕以爾
撫前人之美美疆土必思勉繼其事矧今卜并吉乎肆朕誕以爾
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命以卜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
之不可不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
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詁云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茲今文與
若此白虎通誅罰篇誅不避親戚何所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
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

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曰謏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大傳云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正釋此經之旨皮云誅弟者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是以管叔爲周公弟列女傳母儀篇趙岐孟子注呂覽開春篇高注後漢樊豐傳張衡思元賦魏志母王儉討司馬師表傳子通志篇皆以管叔爲周公弟與白虎通合漢武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下管蔡上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當是用歐陽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十九史記宋微子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書序成王既

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梅云王若曰猷見大誥等篇左哀九年傳陽虎曰微

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先謙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

惠云今文太誓曰惟稽古立功立事又策董賢語見下梅云左文二年傳謂之崇德士冠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偕美長世無竟○惠云易利用賓于

賓在位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

之字祖字見盤庚齊聖廣淵見左傳稱八愷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

二語皆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桀邪虐湯之德也○梅云

見周書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

同國語舊有令聞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恪慎克孝肅

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

天命左傳子木曰能敬神人左傳十二年傳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王命管仲曰予嘉乃勳德乃懿德謂督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祝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

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梅云詩上帝居歆多方尹爾多方惠云
漢書董賢傳上冊賢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為君之
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梅云
欽哉見堯典立政是訓用遠明乃服命左傳二十八傳敬服王
命詩率由舊章左襄二十九
年傳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俾我有周無斁世
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
厥○先謙案洛誥我惟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往之國言
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梅云堯典往哉惟汝諸召誥無疆惟休
詩無廢朕命左傳往踐乃職無逆朕命惠云漢書王莽傳莽策命
孺子曰往踐乃位無廢予命閭云既云往敷乃訓又
云往哉惟休既云慎乃服命又云無替朕命太複